

那时,我们只把春节叫“年”。
那时,是我的童年。
那时,过年总要下雪,不似现在在一个又一个无雪的冬天,无雪的年。
那时,过年要点灯,灯不花哨,是纸糊的灯笼。有了雪,有了灯,年有了“味儿”。
黄昏,看灯要踏着雪,雪在你脚下咯吱响,灯笼就在雪堆以上点起来。我们个子小,看灯要跃上雪堆。

家乡的灯笼四棱四角,用四根柳木棍做骨架,四面糊着“灯方”,看灯确切说是看“灯方”。灯方上有故事,吸引人的是故事,艺术本身不就是因为故事延伸开来的形式种种吗?

灯方上的故事是“戏出”,看“戏出”故事使你忘记脚下的寒冷。那时,或许你连袜子也没有穿,脚面被冻得生着皴。我们跛着脚面,只注意《古城会》里的张飞。看他黑着脸,执拗地拒绝他二哥关公进城,他怀疑二哥关公已投降曹操,背叛刘备,现在他站立城楼,举着鼓槌就要击鼓,要二哥关公在他的三声鼓中,杀死追赶他的曹将蔡阳。愤怒的张飞抬起一条腿,炸开的胡子歪在肩上,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。红脸关公一脸忠厚一脸无奈相,他身旁还是那匹赤兔马。虽然灯方上的赤兔马比例是失调的,在高大的关公身旁,像条瘸腿狗。但我们相信那就是关公的赤兔马,那不是狗,因为关公和赤兔马的故事我们早就知道。

看完《古城会》再把灯笼转过来,便是《狸猫换太子》了。奸臣郭怀手捧一个礼盒,斜着眼,一副阴谋家的形象。奸臣们定计要用一只狸猫换走皇后生下的太子,诬陷皇后生下一只狸猫。帐中的皇后紧锁眉头,痛苦地掩面而泣……每个戏出故事的上方,都配着灯谜。《古城会》以上有则灯谜是:一口吞个牛尾巴(打一字)。那不就是个“告”字吗;下面的“口”吃掉了上方“牛”的“尾巴”。转过来再看《古城



年味只凭一盏灯

□铁 扬

会,张飞的头上也顶着一则灯谜:穷汉舍不得卖铺盖(打一古人名)。那当是刘备了。刘备是“留被”的谐音,穷汉再穷也要留条被窝给自己——留被。这则谜语的位置设计巧妙,正好印在张飞头上,于是刘、关、张三兄弟同时显现出来。

再把灯笼转一转,是《连环计》,那是《三国演义》里吕布和貂蝉的故事。现在,貂蝉的义父王允正和貂蝉定计,间离董卓和吕布的关系,把貂蝉许给董卓,暗许吕布,画中的貂蝉正发誓似的跪地拜月,王允持扇过来,表情庄重,一脸忠臣相,貂蝉则是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。他们头上的灯谜是:香油炸豆腐(打二古人名)。我们知道那是黄盖和李白。再把灯笼转一转,是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,他们头上的灯谜是:小人无用(答一味中药名)。我们也知道,那是使君子。“使”是“屎”的谐音,好一个无用的“屎”君子。

看灯,读灯方,生是把年的热闹变成一个年的安生、静谧。静谧使你屏住呼吸,即使远处响起一阵噼噼叭叭的温和的

鞭炮声,也不会打扰看灯的安静,年味儿就沉浸在这灯下的安谧之中了。那实在是对于年味的品尝,是品尝。

是谁点起了灯,成就了“年”,原来是两位民选的“灯官”。年前,一个村子就要分片选出几位灯官。每片的灯官有两位,正官叫“大头儿”,副官叫“小头儿”。年前,大头儿和小头儿就要开展他们的工作:做份子、打灯油、买灯方、买灯索,然后,就从谁家的闲屋子里摘下闲置了一年的灯,撕干净上年遗留在灯架上的纸,从谁家讨碗白面打浆糊,糊上新买的灯方,再用新买的麻绳灯索,按距离拴在当街,每条绳索上挂新灯两盏,只待三十晚上点燃。

三十了,大头儿和小头儿走过来,小头儿手持一托盘,盘中是已点燃的灯碗,碗中以棉籽油为燃料,以上好的棉絮做灯捻,数十盏灯碗照耀着小头儿那张虔诚的脸。这时,小头儿的脸就不再是一张小农民的脸,那实在是一张圣洁的圣像般的

脸。有着大将风度的大头儿走在小头儿的后面,指挥小头儿把灯碗放入一个个灯笼中。灯们依次亮起来,《古城会》里的张飞、关公,《连环计》里的貂蝉和王允活起来,一切侠义英雄,一切阴谋诡计,一切美人丑婆活起来。兴奋中的我们就跟在大头儿小头儿后面,雀跃着放肆地呐喊:“大头儿小头儿,耳朵眼里流油。”有更放肆者呐喊得更加放肆寒碜,面对我们的放肆,大头儿小头儿都不在意,他们只忙于他们手下的活儿。街上有了他们,有了他们点燃的灯,才有了年,年才有了味。

当年,成就了年,制造了年味的并非只有村里的大头儿小头儿,还有那些制造出灯方的民间能工巧匠。很晚我才得知,家乡附近有个叫武强的地方,那是灯方的产地,那里聚集着一群聪明的民间画师,他们用梨木制版,再用粉连纸和民间染料印制成灯方。画师们为使故事生动活现,在制作灯方时,先要深入剧场梨园,面对舞台台台上的故事人物先描绘于纸上,再把故事整理于版上,然后刻版成画,设色印刷。原来他们才是“年”的制造者。村中的大头儿小头儿们是“年”的点燃者。

如今,每逢新年来临,我常在这样或那样的热闹中回忆那时年的安谧年的味道。如今,你面对的越是种种流光溢彩,种种变幻新奇,鼓声越惊雷,烟花爆竹似战争,还有一些人使尽“咯吱人”的解数,制造出更大的热闹,更大的刺激,我眼前还是那一个四棱四角的糊着灯方的纸灯笼,还是灯方上被红绿颜色染透的张飞们、貂蝉们和点活他们的大头儿、小头儿。这时,你总有几分惆怅,几分凄楚,也许这就是对于远去的民俗文化、年节文化的缅怀之情吧。然而这看似过时或许还有几分粗俗的民俗文化,又是不可被时髦的恣肆的被鼓动起的热闹所替代的。我们心中的惆怅和凄楚不无道理。

我入写作这一行时,人已经33岁了。这之前,丝毫未曾有过文学创作的念头,甚至不知道有杂志社这样的部门,无得知真够可以的。杂书倒是没少读,若以《世界文学》为例,当年一本杂志不过两三毛钱。而我一年订书报的费用就在一百多块。既然不写作,为什么读了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书呢?这一点可以对天发誓,绝对没有任何志向,也无任何理想与憧憬,就两个字:无聊。不过是用读杂书来逃避现实生活的乏味与无趣罢了。那么,我当年无聊到了怎样的地步呢?举个小例子,就连《怎样洗涤纺织品》《指挥入门》和《越南妇女》之类的书,都从图书馆抓来看个认真,居然还能发现其中的某个谬误,不亦乐乎。那么,为什么又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路呢?说起来,这还真的和我33岁时的那个春节密不可分。

在众人皆知的那个时代里,居民所需的副食品,是要凭票限量购买的。若想额外获得烟酒之类,须有商业部门的批条才行。尤其是春节,这种事就更牛了。当时我在政府的机关开包车。记得很清楚,那是一个飘着小雪的天儿,我拉着办公室的人去区商委,凭批件购买香烟白酒之类。区商委是一处L形的平房,土黄色。屋子正中有一个俄式的小火炉。我无事,就摆弄炉火以为消遣,亦使之烧得更旺些。那些形形色色拿着批件的人,多是一些大机关的人,排队凭批件为职工购买烟酒。这样提着诱人的紧俏商品出出进进,引起了一个进城买年货的农民的关注。或者这个庄稼人家里有大喜、喜事,正需两瓶好酒。于是,他也排在了干部队伍的后面。毕竟神色和衣着不搭,人亦不自在。很快就轮到他了,他便好着表情对里面那位留着老款分头的人说,同志,我,我买两瓶好酒。老款分头一眼就看出这是个“二货”,便将身子向后一仰,靠在椅背上,玩弄地说,你想要什么酒哇?我们这里有茅台、五粮液、西凤……报了一长串子的酒名、烟名。在这明显的戏弄下,庄稼人也觉得自己八成是走错了地方,说,我只想买两瓶好酒。然后便说不下去了。那些排队的人几乎一律谄媚地向那个老款分头拍肩献笑。我很生气,心想,你不卖给他也就算了,为什么还要耍戏我呢?在一片嘲笑声中,那个农民“狼狈”地跑掉了,仿佛做了多么丢人的事情一样。

……说不清那几年自己为什么有写日记的习惯,虽然并不坚持,初十五的,兴趣来了就写几行。所谓日记本,就是一个用铁丝串起来的大白纸本。平时就扔在桌子上,谁都可以看,没什么秘密可言。里面的字大大小小,祖宗三代,非常潦草,无不凸显着情绪的本意。那件事情也写在日记里了。忽一日,朋友韩先生造访。韩先生是中学教员,是我的一位清淡的朋友。我不在家,他便翻看我的日记,并顺手将这一页撕了下来,对我的媳妇说,写得不错,我带走了。随后,他把这篇日记给了他们语文组的组长,即当年哈尔滨第一个被揪出的大右派,解放前哈尔滨《小说月报》的主编王偶先生。都是一些“多事”的人哪,王偶先生呢,又将这篇日记转到了《哈尔滨文艺》杂志社,他的“右友”王和先生那儿。后因这篇小说被指于揭露现实,没发。但他们认为这个作者似乎还有潜力,希望我再写一篇。消息传回,或是赌气,或是33岁还剩有一股子冲劲,不服输,就又写了一篇所谓的小说,发表了。

回想起来,若是当年我没经历过春节前的那件事,这辈子我也就不会从事文学创作了。然而,写作岂是易事?尽管读了不少杂书,又熟悉五四时期的那些文人、文章,但真要提笔写小说,还真的须从零开始。这样一直走了6年,才隐隐约约知道:“文学是创造,小说是虚构。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,这简直是侮辱了艺术,也侮辱了真实”;“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‘狼来了’,而背后果然紧跟一只大灰狼——这不成为文学,孩子大叫‘狼来了’,而背后并没有狼——这才是文学。”(纳博科夫语)

说起来,自从偶然地被颠上了文学创作的这条路,这几十年来,真是酸苦苦辣咸尝了个遍。每到春节,我照例会静下心来,回忆一下身后所走过的路,既然清者自清,也就问心无愧了。然而,在诸多的回放中,那个飘着小雪的春节,几乎成了我一个人的“保留节目”。是啊,我是从那儿来的。既从那儿来,便有一种难以诉说的滋味在心头萦绕了。是啊,不知道这条道走对了,还是错了。



吉羊图 李道照作



民歌里的西海固

□赵炳鑫

西海固是我的家乡,每次回家乡,都会有一些乡土诗丢失的疼痛。她同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村一样,正经历着裂变的阵痛。特别是近年来随着“打工潮”的到来,西海固人播迁流散,无数乡民离土漂泊。在西部农村,留守的是“三八六一九九部队”(妇女、儿童和老人),凋敝的乡村早已解构了多情文人的诗意思象。一些村子已然成了废弃的荒村。

“家园将芜,吾与谁归?”我不知道能为她做什么。或许只能在内心温习她教我的那些深情民歌,现在唱起,仿若挽歌。

高山上的情歌

28岁那年,在一个秋雨迷蒙的早上,我告别了大山深处的村庄,到400公里之外的省城工作,这一走将近20年,来来去去,我似乎走得很远,但总有一种声音时不时地在我生命中萦回。

在那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的背景里,在那苦裂荒旱的山原之中,自然条件的恶劣,磨砺出高原人粗犷的天性。在我那乡党刚烈苦难的内心,孕育出了这个世界上最痴情的歌声。你听:

花儿本是心上的话,
不唱着由不得自家;
钢刀拿来头割下,
不死了还是这么个爱法。
那痴心裂肺的歌声,就是属于西海固独特的音乐——“花儿”(西海固民歌的俗称)。它生长在父老乡亲们的心理,飞扬激荡在云端之上,构成了大地之上生命进发的独特音乐。

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,对于故乡的人们,毫不夸张地说,他们就

是这块土地上歌咏爱情最天才的艺术家,最优秀的歌手。

在故乡如涛的大山里,有一幅很“经典”的画面常常浮于我脑际。

那是深秋里的山塬。连月不开的毛毛雨下得老乡们心里都快要发霉了,那白茫茫的雨雾缠绕着一道道郁郁的山梁。老乡们说“烟雾缠山头,下死满圈的牛”。说明这两天一时半会儿是晴不了。这个时候,将有一场精彩的爱情歌剧真情上演。

那年轻的后生妹子将牛羊赶上山塬,牛羊缓缓流动,撒满山梁。那身披斗笠的后生甩开膀子,抽一道悠长的响鞭,山鸣谷应,回声渐落处,牛羊们“咩咩”“咩咩”的叫声随之应和。此刻,身着水红雨衣的俊俏妹子婉转悠扬的吆喝声也作着有意无意的应答。一个在山顶这边,一个在山顶那边,那雨雾缠绕的山塬就是一幅绝美的深山秋景图。

阳山阴山的刀对山,
这就是羊把式的草山;
阳山阴山刀对山,
放牧的人儿真可怜。
放牧的人儿可怜吗?他们才不可怜呢。你听,小伙子唱道:
十八条骡子走泾阳,
哪一条骡子稳当?
这一个尕妹妹好模样,
哪一个庄子的女相?
靓妹子一听这“花儿”,来了精神:
十八条骡子走泾阳啊,
头一条骡子稳当。
尕妹妹是山里的蕨落秧哟,
高家庄里的女相。
小伙子觉得有门道,也来了劲头:
泾阳的草帽十八转弯,
大红的系腰分两转;

生下的俊来长下的端(端,西海固方言意为:漂亮),
尕妹妹是才开的牡丹。
靓妹子一听这架势,八成是小伙子看上自己了,而这小伙子早在靓妹子的我心里了:
泾阳的草帽往前戴,
恐害怕高家庄的雨来;
年轻的阿哥哥尕妹妹的爱,
哪一个庄子的人才?

山丹丹红在村姑娘的心尖上,令大胆的后生将她的爱开成美丽的思念和向往。于是,他们由相识到相爱,一时间,他们俩的爱情就像风儿一样在村子里传开了。自由恋爱在我那古风淳厚的家乡多少有些忌讳,但小伙子对姑娘的爱还是从他那痴情奔放的花儿里表达得淋漓尽致。你听:
杨六郎把的三关口,
白马尾拴下的绣球;
维下的花儿风摆柳,
把大辫子甩在后头。
有后生就取笑他们,唱道:
老虎下山没吃上肉,
嘴皮子染红着哩;
身子里没挨手没逗,
庄子里的人吼红着哩!
当然,别离往往是爱情的宿命:
六盘山山路远哩;
八宝山坳路过了;

尕妹妹家常思想,
心打腔子里破了!
相思苦,苦相思。这也是现在外出打工者的无奈。女子唱道:
凤凰展翅八千里哟,
落在家远的口外;
没有翅膀回不了家哟,
睡梦里爱一趟你哩!
痴烈的情,深沉的意,全在这朴实无华的歌声里,让人忽生感动,情翻意卷。家乡的人们生活穷困,却是爱情的富有者:
圆不过月亮方不过斗,
嘉峪关好不过个徐州;
麻不过花椒辣不过酒,
香不过尕妹妹的舌头。

四四方方毡毯铺干板,
我俩好着谁求管;
井里头挑水园子里浇,
死也忘不了和你好!
这是山塬上一道永远的风光,也是家乡最美的歌声,她穿越大山的阻隔,在两个心爱的人之间架起痴爱的鹊桥,让生活苦涩之中有了温暖,有了坚守,有了希望,有了向往。

年节里的仪程

在西海固,还有一种独特的歌谣:

“喝仪程”,在年关之时真情上演,是“除灾”与“迎新”熔铸而成的年节文化。

仪程官行“仪程”之礼,相传始于商代。据说在商朝,各地瘟疫蔓延,百姓苦不堪言。当时,在长安城内有一姓敖的马夫,外出牧马,来到一片青草地,忽然一阵风响,一把锦雉羽扇飘落在眼前,上书“仪程”二字。后来他发现这把扇子能解瘟驱疫,于是他拿着这把扇子走乡串户,说吉言,解民疾,瘟疫很快就被驱除了。每逢年节,他便组织一些人打起火把,敲锣打鼓,为民间驱瘟除邪,消灾免祸。先王得知此事后,便封他为仪程官,后来传至民间,相沿成习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常常是好大好大的雪覆盖了乡村的田野,年节便在这样的天雪中来临了。“正月初三要社火,最美不过喝仪程。”
在西海固,每年的春节里,社火有出庄互访演出的习惯。特别是在大雪纷扬的夜晚,几架社火组成壮观的团队,在夜幕降临时打着灯笼,举着火把,敲锣打鼓,列队出行。即时“探马”(扮成花马的两个人)先行,仪程喝道,灯火簇拥,锣鼓喧天。而走在最前面的便是扮相俊朗、身穿长袍礼服、头戴礼冠、手摇鹅毛羽扇、面戴三缕长须的仪程官。两厢会面,自是一番行礼呈辞。喝礼毕,双方恭揖致谢,便催动人马来迎社火。这时,迎接的一方村长也要司礼相迎,互致问候。随后两家社火的仪程官开始“跑堂”仪式。一般是在舞台下摆几张桌子,两位仪程官绕桌子从两面交替跑三遍,最后主家的仪程官喝道:“来在吉祥福地,正堂摆如意,我请亲戚来开席,我请亲戚来开席。”于是对方上前祭土香,仪程官便合扇脱须,握手

问好,迎接仪式到此结束。

仪程官最得意和最能显示其实力和威风之处,便是社火队走家串户闹新之时,即“转庄”的那个场面。记得在我的老家杨路沟,那是一个落雪的春节,正月初三晚上,社火队的人马全部装扮之后,在“社火坛”举行开台仪式,随后便开始在全村转庄。不管穷富人家,家家都去凑热闹。那时,一队人马,锣鼓喧天,彩旗飘舞,灯笼火把排成长长的队伍。乡村喜凑热闹的男女老少皆随其后,这家出那家进,不知不觉,已是东方欲晓,其时,乡村年节之夜便沉浸在一种独有的温情和别样的喜庆之中。而此间最令人享受的便是仪程官无尽的辞醉。如:来到陈姓人家,观其门楼修得新颖别致,仪程官便随口呈辞:

这个大门楼子修得好,
顶头长的灵芝草;
灵芝草上三支箭,
勤劳的美德代代传。
又如,来到一王姓人家,光阴殷实,生活富裕,仪程官便贺道:
这家娃娃真能干,
出外打工闯海南;
房屋修得似宫殿,
轿车开进农家院。
乡亲们为了招待社火仪程官,常在院子中置一方桌,摆上干果烟酒之类,这也被仪程官夸赞和感谢一番,如:
这张桌子四四方,
礼心摆到果子上;
油饼酥来果子上,
难为得亲戚把手艺夸。
此时,院落里便会猛然蹿出五彩的烟花来,乡亲们激动得拍着手,沉浸在欢庆和喜悦之中,春天,正在飞雪的舞蹈中降临。

那个飘着小雪的春节

□阿 成